一株紫竹梅

□文/图 侯多



初夏的阳——从窗户斜斜地洒进来，漫过案头的紫竹梅，细碎的光圈落在淡紫色的叶片上，缀着的几朵淡紫小花，像撒了一把星星。我望着这盆生机盎然的紫竹梅，心头闪过一丝惊喜——大半年的悉心呵护，它竟以这样蓬勃的姿态，回赠我一份清晨的诗意。

思绪顺着这抹淡紫，飘到去年那个酷热的暑假。一天中午，我路过二年级一班的教室，正午的阳光灼得墙面发烫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只见窗台上一盆蔫巴巴的紫竹梅，在闷热的空气里苟延残喘。叶片蜷缩着，颜色也从深紫变成了灰褐，仿佛一碰就会断裂。淡蓝色的花盆边缘贴着一张小纸条，字迹稚嫩："白若涵"。

为了美化教室，每到开学季，孩子们都会把家里的花花草草搬到教室的窗台上、阳台上、讲台上，让方寸之间充满生机。暑假一到，花草都会被主人带回家养护，唯有这盆紫竹梅，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里。也许是它太过普通，没有艳丽的花朵，没有浓郁的香气，主人不愿再将它带回；也许是主人太粗心，忘记了它。我凝视着它，指尖轻轻碰了碰它干枯的叶片，心里竟有一丝疼痛。它明明是有生命的，不应该被忽视呀！

我把这株紫竹梅捧回办公室，接了一杯水，缓缓地浇进花盆，看着清水渗入泥土，仿佛能听到紫竹梅在努力汲取养分的声音，像极了口渴的小女孩捧着一杯水，咕咚咕咚地一饮而尽。我把它放在窗边，让它和我一起享受空调的凉爽，心里默默期待着奇迹的发生。

两天后，我再去办公室，惊喜地发现，紫竹梅的叶片舒展开了些许，灰褐的颜色也褪去了一些，泛出淡淡的紫色。我们对视着，我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所感染。我要到昆明出差学习，临走前，特意找到保洁阿姨，将紫竹梅托付给她。阿姨看着这盆不起眼的花，笑着摆手："校长，这花在我老家的院子里，到处都是，不值什么钱。"我却摇摇头："它在我心里很珍贵，拜托你隔两天浇点水，好好照顾它。"阿姨见我这般坚持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

出差一周归来，我在办公室外的阳台上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紫竹梅，它已恢复勃勃生机。紫色的叶片层层叠叠地舒展着，仿佛在向我展示新生的喜悦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捧起带回家，又特意请教豆包，了解养护的诀窍，浇水、松土、施肥、晒太阳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

校园里桂花飘香的时候，孩子们陆续返校，又把花草带回学校，教室成了花草的乐园。我特意找到白若涵，将这盆紫竹梅递给她。女孩看到花盆时，满脸惊讶地说："校长，我领通知书那天忘记带它回家了，两个月没浇水，我以为它早就枯死了！"我笑着告诉她，是我把它救回来了，如今物归原主。我叮嘱她，当了花的主人，就要用心呵护。她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把花盆推了推说："校长，你这么喜欢它，那就送给你吧。"我没再推辞，收下了这份特殊的馈赠。

从那以后，紫竹梅就成了案头的常客。每天工作、看书累了，我便抬眼看看它，墨紫色的叶片在阳光下轻轻摇曳，粉紫色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。我时常和它对视，轻声和它说话，它不语，却仿佛能听懂我的话，用默默的生长回应我的陪伴，给我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。

阳光在悄悄地挪移，紫竹梅的淡紫在光影中愈发动人。看着这盆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紫竹梅，我忽然懂得了一个道理：世间万物，皆有灵性。你不放弃，它便以最美的姿态回馈你。园丁种花，我们育人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每个孩子都是一株待放的幼苗，或许有的曾被遗忘在角落，或许有的看似普通平凡，但若我们多一份耐心，多一份坚守，用爱与呵护浇灌，终会看到他们绽放出独有的光彩。

"荷"你相遇

□陈燕

初夏，天空湛蓝，白云悠然。我站在荷塘边，看见十里碧云在风中起伏。成片的荷叶从脚下铺展到视线看不见的地方。风到之处，荷叶摇摆婆娑，发出"沙沙"声。这时的荷叶，有了碧绿、湖绿和灰绿，层层叠叠，是一波又一波起伏的绿浪。

荷花开得正好。有的刚露出水面，花瓣像被胶水紧紧地粘在一起，也像一支蘸饱了红墨的笔头，线条直直落落，书写着工笔画；有的已展开大半，似开未全开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欲语还休；还有的完全盛开了，慵懒地伸展着花臂，露出嫩黄的花蕊，沐浴在暖和的微阳下，花瓣薄得透光，脉络分明，暗香浮动。

荷塘中，一圈一圈的涟漪从荷叶柄处荡漾开去，那是一尾红色的鱼儿在水中游弋。鱼儿在水中摆尾跳跃，与水中荷花的倒影嬉戏。这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的那尾快乐的鱼，"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北，鱼戏莲叶南"，不知疲倦，不曾停歇。从《汉乐府》里游呀游，游到了我的眼前。它是在找写歌的人吧？他去了哪儿？他会不会如我一般站在荷塘边看荷？可能，他一直都在，只是换了衣衫，解了束发。

几只蜻蜓起起落落，停在荷花尖上，薄薄的翅膀在太阳底下闪着光。它们扇动翅膀，从一朵荷花上飞到另一朵荷花上，翘起尾巴，驻足，张望。八百年前杨万里看见的那只蜻蜓，和眼前的蜻蜓是不是同一只？同样薄得几乎透明的翅膀，鼓鼓的复眼。它机机灵灵地看着荷塘里的花和叶，看着塘边的人和树。"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"。这群小精灵，不知道自己早已被杨万里写进了诗里。

几个小孩跑过来了。他们赤着脚，裤管挽到膝盖处，露出莲藕似的小腿。其中一个小男孩摘了一片荷叶，倒扣在头上，叶柄垂在后脑勺，像戴了一顶绿色的草帽。其他孩子学他的样子，一人顶一片荷叶，在塘边的草地上追逐嬉闹。

他们发现了一枝莲蓬，长在离岸不远的地方，茎秆粗壮，倒三角形的莲蓬，很饱满。孩子们手拉着手，搭成一座人桥。最前面的那个人探出身子，手指够到了茎秆，用力一掐，茎秆断了，发出"嚓"的一声，清脆悦耳。孩子们围成一圈，一人剥了一颗莲子塞进嘴里，闭着眼睛慢慢咀嚼。莲子一定是清香甘甜的吧？要不然，他们怎么会眯着眼，一脸陶醉满足的神色？

看着看着，我的嘴里也泛起那股清甜。辛弃疾写"最喜小儿亡赖，溪头卧剥莲蓬"的时候，看见的也是这样无忧无虑的孩子吧？他也拥有过那样的童年，那样天真的笑脸吧？

几个妙龄女子沿着荷塘边走过来。她们身着白色长裙，裙摆覆盖住脚面，像是长在草地上的白花，那样清纯、灵动。一个女子把一朵荷花，举到鼻尖闻了闻，侧过身子，仰起脸，散射光斜斜地照在她的侧脸上。白衣，绿叶，粉荷，相映成趣。忽然想起曹植在洛河旁看到的洛神"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秾纤得衷，修短合度。"那个在水边的神女，手里是不是也拿着一枝荷花？令这位建安才子神魂出窍。

我靠在一棵树下坐着，十里荷塘在眼前起起伏伏。我闭上双眼，仿佛自己就是一颗莲子，沉沉地躺在松软的淤泥里，沉睡了一千年。苏醒了，迸裂开，像一支利箭，冲出泥潭，跃出水面，越过荷叶，心中似有一团火在燃烧，花瓣四散，肆意而热烈。

北宋学者周敦颐也爱莲，他在庐山看到莲时，心中满是欢喜。他写《爱莲说》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样蹲在塘边，看着一池荷花灼灼其华？"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"。他眼中的莲，何尝不是他自己，在浊世里保持洁净，内心通达而外表刚直。莲在他心中，是比梅兰竹菊更像是君子的花。

太阳慢慢西沉，风停了，荷叶停止了摇曳。孩子们已经跑远了，他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，咯咯咯，咯咯咯。那群女子也离开了，荷塘边留下她们深深浅浅的脚印。几只蜻蜓也不知飞往何处。荷塘安静下来，只有铺天盖地的荷香萦绕在我身边。

我站起来，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水面上，与荷叶荷花融为一体。这时，我分不清，是我站在塘边看荷，还是荷在塘里看我。也许我就是那条游了两千多年的鱼，游弋在荷的四周，已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我只知道，此刻我就是那尾鱼，一尾记忆只有七秒的鱼，一尾快乐的鱼。